

群展“你的肉体，我的诗”以一句诗摘贯串了策展人穆罕默德·埃尔姆斯布里（Mohamed Almusibli）汇集的6位艺术家的作品。西塔拉·阿布扎尔·伽兹纳维（Sitara Abuzar Ghaznawi）、伊莎贝尔·科纳若（Isabelle Cornaro）、沙赫里亚尔·纳沙特（Shahryar Nashat）、达拉·纳塞尔（Dala Nasser）、哈纳·米利缇契（Hana Miletić）和赛尔·赛尔帕斯（Ser Serpas）运用各自独有的媒介语言，以抽象的手法探索身体的诗意表达。艺术家们满腔热忱地投入这一系列堪称优美尸骸*的绘画与雕塑，但还是携带生活中免不了的伤疤。观看抽象、人造的身体诗学，其复杂性与一般的身体哲学自是大有不同。艺术家以作品指涉身体的年老肤褶、软骨、溢液、胀气，并借此测试这些身体剩余的部位是否仍可运作，以及身体作为概念层面上的存在是否具有合法性。策展人埃尔姆斯布里将种种试验统合在诗句之中，邀请观众对这些被拆解的感官器具展开反思。

科纳若庞大的树脂柱状物系列《Streams II》（2019），其上是一些身体和人造垃圾的浮雕。纳塞尔天然染色的布料则令人想到艺术家海蒂·布赫（Heidi Bucher, 1926-1993）影响深远的乳胶“皮肤”，二者的差别在于布赫常常动辄使用超过三米乘两米半的尺幅，合拢出伤痕般的深洞造型；而纳塞尔的《Al-Mina (The Port)》（2021）则倾倒在地面上，作品经由木炭、灰、盐和其它天然色素打磨上色，微妙地记录了被废墟环绕的身体。

赛尔帕斯以无框画布绘制的不同尺寸肖像作品较为轻快。艺术家通过RealSelf网站来追踪整容手术前后对比照片，在此之上绘制一系列匿名整形手术患者的大片皮肤。在2022年的一幅未命名作品中，赛尔帕斯描绘了戴着医用绿色乳胶手套的患者；在同年创作的另一幅规格较小的作品中，患者腹部周围皮肤泛着红色和病态的黄色，抑或是柔嫩，但这是作品讲述敞开身体的所有线索了。

在这方面，纳沙特的作品可以说是毫不忌讳地展示了由树脂制成的一捆肉块（Bone-In, 2022）、一幅肉骨相连的风景画（Boyfriend_10.JPEG, 2022）以及床垫上肉眼可见的一袋袋伴侣的尿液（Lover_25.JPEG, 2022）。同样，从阿布扎尔·伽兹纳维那酒吧高脚凳身形（Saint, 2021）的镀铬双腿间窥视，我们看到玫瑰、网袋、铝箔、空烟盒，这些材料构成现成品雕塑，正是艺术家特有的风格。

跟赛尔帕斯手法类似的是米利缇契，她的纺织雕塑《Materials》和《Softwares》（2019-2021）结合了手工和机械编织，只是米利缇契似乎更注重疗愈其语用学。作品直接取自公共场合中被损坏的物件，将这些无生命体修复并转化成新的形式。

我们的存在就栖居在我们自己的体内。这件事情的崇高美感之一，莫过于它谜一般的功能，以及它被封存保护起来，鲜为人知的状态。生活中，我们任凭直觉展开种种伟大的身体探险，为的正是避免碰触到这个核心，或者至少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损伤它。将任何一具身体视为其拆分肢骸的总和，便能引发真实界的危机（a crisis of the real）。理论家

茱莉亚·克里斯蒂娃（Julia Kristeva）在她开创性的精神分析著作《恐怖的权力：论卑贱》（*Pouvoirs de l'Horreur: Essai sur l'abjection*, 1980）中如是写道：“没有什么熟悉的，记忆之影亦复如是”。这位身体的公知为了真诚告白，不免有点故作浪漫。¹

注释：

[1] 茱莉亚·克里斯蒂娃，《恐怖的权力：论卑贱》，1980年版，第5页。

* “优美尸骸”（*exquisite corpse*）源于法语词“*cadavre exquis*”，是一种文字或图片接龙游戏。此处为一语双关，隐喻本展览的状况。

该游戏是超现实主义者创造的，类似于一种叫做“*consequence*”的老式客厅游戏（*old parlour game*，亦可理解为老式桌游），即玩家轮流在一张纸上写字，将其折叠以掩盖部分字迹，然后将其传递给下一个玩家，让其继续发挥。据安德烈·布勒东（*André Breton*）记载，“优美尸骸”一词出自一群超现实主义者首次玩该游戏时创作的短句：“*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.*”（优美的尸骸当饮新酒）。

原文：Olami ju Fajemisin

翻译：陈玺安（Zian Chen）

编辑：成希月（Kira Cheng）

¹ Julia Kristeva, *Powers of Horror: An Essay on Abjection*, 1980, p.5